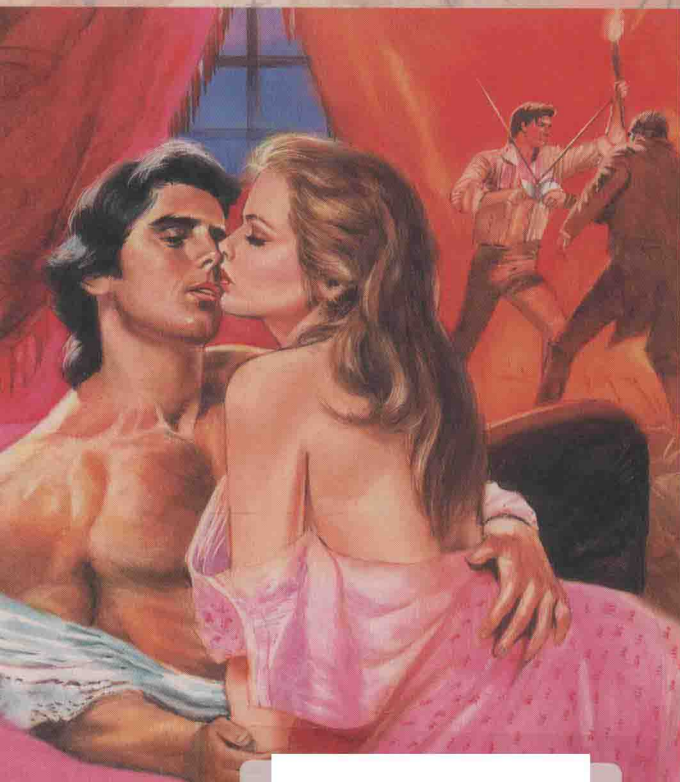


俏女郎

珍・菲勒◎原著
高瓊宇◎譯

浪漫經典224



by J

林白出版社



A decorative border featuring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俏女郎

Vixen

原著者：Jane Feather

譯者：高瓊宇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 224

俏女郎

Vixen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5·1月

原 著：Jane Feather

譯 者：高瓊宇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1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十四年一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702-3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• 浪漫經典 224 •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俏女郎

Vixen

原著者 · Jane Telford

譯 者 瓊宇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原著書名／

Vixen

by **Jane Feather**

COPYRIGHT ©1994 by Jane Feather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,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
Dell Publishing Group, Inc. through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
All Rights Reserved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1995.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.



浪漫經典之 224

俏女郎

Vixen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5·1月

原 著：Jane Feather

譯 者：高瓊宇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十四年一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702-3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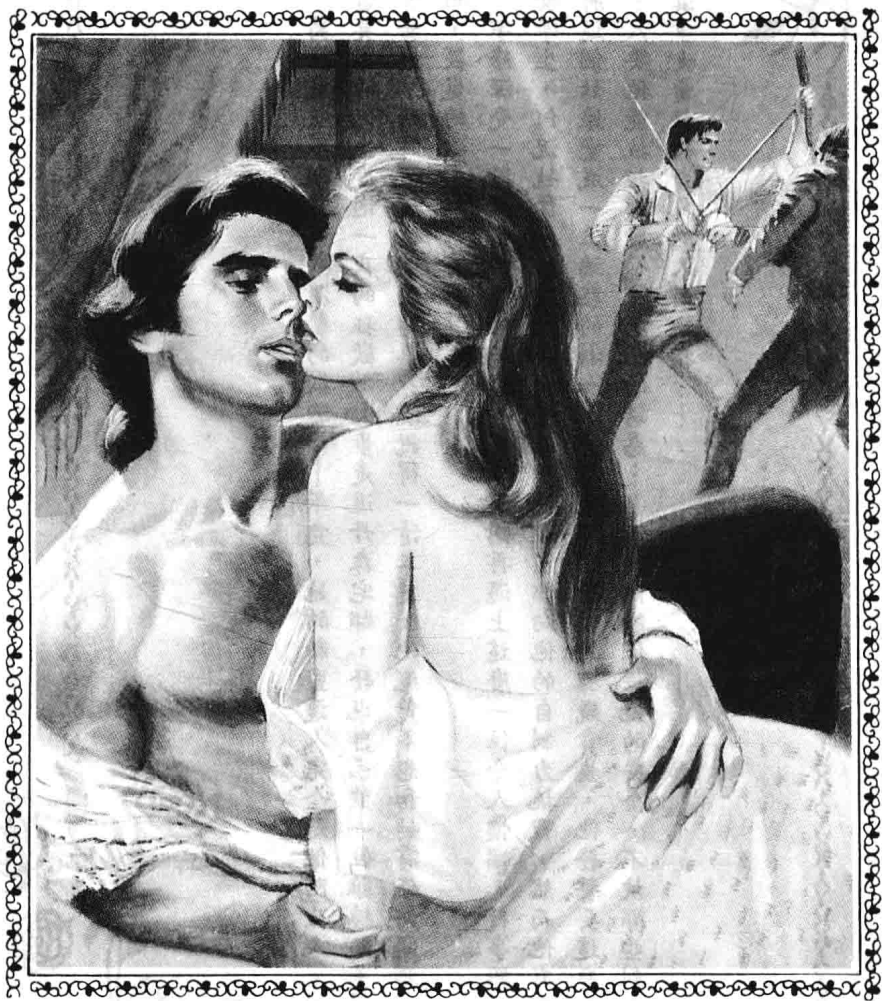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葛筱嵐並不期待一場溫馨的歡迎——畢竟，她的新監護人完全是個陌生人。但是當莫宇修先生度過一夜的狂歡，大步走進丹森宅邸，發現自己被一位難纏而美麗的少女拖累到時，這位英俊的單身漢說得一清二楚，他絕對不想和她有任何關聯。然而，筱嵐的心中卻自有打算……

宇修深受一段黑暗回憶的折磨，根本不想再遇上這麼一位令人懊惱、行事難料的女學生，何況她驚人的美貌和天生的性感在在都向他的自制力挑戰，然而他有責任將這個姑娘變成一位端莊的淑女，好把她嫁給倫敦的有錢貴族，他發誓要這麼做……只要他能抗拒那股帶她上床的誘惑……只要他能保護她的安全，不被那些利用天真少女當報復對象的人所染指……



序幕

一八〇五年一月

在祭壇的燭光明滅閃爍下，兩個決鬥者的陰影長長的，怪異地投射在地窖的牆壁上，室內唯一的聲音來自他們著襪的腳在石板上移動的腳步聲，刀劍相擊的聲音，和他們急速但自抑的呼吸聲。

一旁有十個男子和一名女性觀看這場死亡芭蕾，他們文風不動地站在牆邊，幾乎不敢呼吸，唯有目光隨著舞蹈移動，女人的雙手緊緊地抓住她的裙子，手指卻失去血色，白蠟般的臉閃著一絲綠光，平常有如玉米花般鮮明湛藍的眼睛，而今變得蒼白得幾乎透明，一如她的嘴唇也是慘白色。

決鬥者兩人都身材高大，魁梧有力，除了年齡之外，各方面都旗鼓相當，其中一位似乎是弱冠之年，另一位已近中年，頭髮灰白，強壯的身體仍具有驚人的速度和輕快的腳步，足以和年輕的對手競爭。

有一刻，年長的一位，腳步踩到對方滴在地上的血跡而滑了一下，周遭的旁觀者見狀，微微

有些騷動，但是他立即恢復平衡，心中知道在那一刹那，他的對手微微退後，給他時間恢復平衡和速度。

葛提文可不感激這樣的禮儀，這種競賽只有一種結局，他以嶄新的狂暴急急進逼，運用三十年來習得的經驗和技巧，再利用對手的青嫩，找尋缺口。然而莫宇修從未放下防衛，似乎滿足於讓提文左攻右跑，僅以每一次熟練而效率的動作，格開對方的刀刃。

提文知道自己體力逐漸倦怠，如果經驗不能取勝，那就是年輕佔上風，宇修的呼吸仍然很平穩，只有前額在出汗，提文則心跳加速，握劍的手開始發沈，燭光在他眼前明滅，他眨眨眼睛，以便看清楚，宇修在他面前躍動旋轉，而今的控制權似乎移向年輕人，或許是因為光線和自己疲累的作祟，可是宇修似乎直逼到他眼前，充滿致命的目的，直刺提文的身體。

然後結局果真降臨，一躍而擊，他似乎喚不出力量。舉劍格開，無力地感覺平滑的刀刃進入他的身體。

莫宇修從倒地的葛提文身上抽出手中的劍，鮮血滴到地板上，他茫然地看著旁觀的人卻視而不見，貝絲在他眼前搖晃。他想走過去安慰她，可是不能；這不是他的權利，他剛剛才殺死她的丈夫，他只能無助地觀看，看她失去知覺地滑到地上，至於那些剛剛還醉醺醺，想要凌辱她的男人，而今突然轉為清醒。

葛杰士發出邪惡地詛咒，跪在父親的身體旁邊，扯開他的襯衫，看見鮮血湧出來，一刀乾淨俐落的刺中心臟，立即致命，他抬頭注視宇修，兩人目光交鎖，信息無言卻很明確，某天，某地

，葛杰士將報殺父之仇。

不管這是一次完全按照儀式、規則的決鬥，不管他父親享年五十二歲的歲月中，有過十次的經驗，全是對方死亡；這一切都無所謂，對葛杰士而言，重要的是二十歲的莫宇修打敗他父親，有一天他要洗刷這場屈辱。

宇修轉向一邊，貝絲欠動地呻吟，他再也無法旁觀，俯身去抱她。她退縮，伸手格開他，頰邊仍然殘留丈夫的手掌引起的瘀傷，她的眼神茫然空白，似乎失去某些重要的核心，貝絲本來就弱不禁風，而今二十二歲的她似乎更喪失所有的支撐，她一度曾擁有，抵抗命運所注定的打擊的勇氣，此刻似乎棄她而去。當他不顧她的抗拒，輕輕的抱起她時，她似乎沒有骨頭，沒有重量，他的指尖輕輕掠過她的眼瞼，以示告別，日後若不是她召喚，他不會再和她見面。

他離開陰冷潮濕的地窖，拋開那些墮落、鮮血和死亡，他走上樓梯，踏入蘭開夏郡淒涼冰凍的冬風之中，錫普敦修道院的廢墟尖銳鮮明的襯著一月的天空，冷風刺入他的肺，但是他更大口地吸進去，兩年來他在底下那個陰暗邪惡的世界嬉戲，身上還留下標記——蛇的標記——不只在皮膚表面，它的詛咒更深入他的靈魂。

1

一八一九年八月

將近中午，疲憊的馬兒終於踏上通往丹森大宅的車道。牠鼻孔噴氣，揚起低垂的頭，開始快步走。熱熱的太陽光照在窗戶上，使紅色的屋頂發亮，這幢宅邸久受忽略，車道幾乎被野草，糾纏的樹叢，和一度曾修剪整齊的樹籬淹沒。

莫宇修坐在馬背上，對這一切視若無睹，只知道自己頭痛欲裂，嘴唇發乾，眼球凸出，他已經不記得昨晚離家之後所發生的一切，大約是在曼徹斯特的某間酒館，喝那種斷人心腸的白蘭地，召妓女，直到醉得不醒人事，這就是他慣有的、打發夜晚的方式。

馬兒不待指示，逕自穿過拱門，來到中庭，而在這裡，宇修終於察覺自己不在家時，似乎有些異於平常的事情發生。

他眨眨眼睛，甩甩頭，迷惑地瞪著台階底端的雙輪馬車，訪客……他從來沒有人來訪，側門開著更是異於平常，山姆究竟在想什麼？

他張開嘴巴大喊山姆，一頭巨型的雜種狗突然躍出門口，用力狂吠，齜著利牙衝下樓梯，而

最令人不解的是，牠那長長的尾巴竟然搖著表示歡迎。

馬兒警戒地嘶鳴，在鵝卵石地上躍動，字修詛咒地勒住牠，那隻陌生的巨大昂首闊步，又吠又搖尾，繞著馬兒和騎士兜圈子，彷彿在迎接久逢的好友。

「山姆！」字修大嚷，一躍下馬，劇烈的動作更增頭痛，他彎下腰，對著巨大喊道：「安靜！」嚇得那條狗向後縮，尾巴遲疑地搖擺，探著長長的舌頭。

山姆沒有出現，字修咕噥地詛咒，逕自繫上韁繩，一拍馬屁股，使牠奔向馬廄，自己則兩步併成一步跑向通往側門的台階，那條狗跟在後面，總算有一刻安靜；他在大廳停下腳步，心中有一種怪異的感覺，好像這不是他家。

陽光從門口照進來，灰塵在光線下飄浮，牆邊的椅子和大桌子都佈滿灰塵，就像以前一樣，可是大廳中間擺滿皮箱、盒子，和很多字修一眼認不出來的東西，其中一項更是出人意料，是一隻鸚鵡關在籠子裡，細看才發現那隻鳥只有一隻腳，牠微偏著頭，口中發出一句三字經，那可是字修十年前在海軍服役時才學到的。

他迷惑地轉身，一不小心踩到狗尾巴，痛得牠哀哀叫。「出去！」他不帶希望地大叫，狗兒咧著嘴，滿懷期待地喘呀喘，仍然留在原地。

其次字修看見一個打開盒蓋的帽盒子，裡面沒有帽子，反倒是一隻托特斯種的貓，腹部節奏的收縮起伏，在他的注視下，牠生下一隻小貓，牠立即有效率地舔舐，小貓盲目地搜尋母親的肚子和腫脹的乳頭，母親仍在繼續生產的過程。

「啊，你回來了，宇修先生，我真高興，我從沒見過家裡這些狀況！」一個五短身材的男人，穿著皮褲、馬靴、背心，戴著兩只大耳環，走進來打斷宇修著迷地觀看母貓的生產過程。

「這裡究竟怎麼啦？山姆？」他質問。「這是什麼？」他指著帽盒。

「看來牠開始生了。」山姆瞄了一下內容。「牠挑上帽盒子，一如小姐說的，牠快生產了，就讓牠留在盒裡吧。」

「我顯然是發瘋了。」宇修宣佈。「否則就是我還醉倒在酒館裡面，這一切不過是一場噩夢，你究竟該死地在說些什麼，山姆？什麼小姐？」

「噯，我真高興你回來了，現在安小姐可以上路了。」

那個銀鈴般的聲音實在非常吸引人，宇修緩緩地抬起頭，越過一片混亂，望向另一道門口，那聲音的主人笑得自在愜意。

歲月消失，屋子似乎在旋轉，那是十六年前的貝絲，當時他倆首度相遇，那是貝絲……卻又不是，他閉上眼睛，揉揉太陽穴，然後再一次睜開眼睛，那個倩影仍然站在門口，信任地微笑。

「妳又是誰？」他粗嘎地質問。

「筱嵐。」彷彿這麼說就一清二楚了。

宇修茫然地搖頭。「很抱歉，可是我還是一頭霧水。」

女孩皺了皺眉。「葛筱嵐。」她微微著頭，彷彿更好判斷他對這個進一步的消息的反應。

「我的天。」宇修低語，她一定是貝絲的女兒，決鬥那一夜，她才三歲。

「他們寫了一封信通知我我會來。」她的聲音有一絲遲疑。「你有收到嗎？」

「他們是誰？」他清清喉嚨，努力控制心中紛雜的思緒。

「歐，是陳院長，宇修先生。」第二個聲音加進來，第二個人影出現在貝絲翻版的後面，一個女士膽怯地上前。「陳氏女子學院，宇修先生，它位於波爾登，他們上個月寫信通知你筱嵐要來。」

她近乎痙攣地點點頭，雙手扭在一起。宇修仍然困惑而且頭痛欲裂，努力壓抑漸增的暴躁。「妳顯然佔上風，夫人，我們顯然還沒被介紹過。」

「這位是安小姐。」筱嵐插進來。「她要去倫敦辦事，陳院長認為她應該順道陪我過來。現在妳見到他，知道他不是虛構——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想像中的虛構人物！」她愉快地說。「我們就怕來的時候發現根本沒有你這個人，可是你既然在，安小姐就可以按照計劃去倫敦，畢竟那裡和曼徹斯特之間還有一段路程。」

宇修心中納悶這個女孩是不是向來話又多又快，即使他覺得自己可以永不厭倦地聆聽那愉快的聲音。

「筱嵐，除非一切沒問題，否則我怎能離開。」安小姐說。「歐，陳院長不會原諒我的。」

「歐，胡說。」葛小姐自信地宣稱。「妳親眼看見他本人，所以妳可以良心平安地離開。」

宇修有一種感覺，一分鐘之內，她的雙手會放在女教師的肩膀上，催促她出門，這兩位之間

說話比較有分量的是誰，很顯而易見。

「我可以問一下妳為什麼要留下來嗎？」他問。「我相信這是我的榮幸，但仍令我困惑。」

「你在開玩笑，」筱嵐的聲音又有些遲疑。「你是我的監護人，陳院長決定送我過來，因為——」她頓了一下，咬住下唇。「呃，我不知道她們信上怎麼說，不過那全是謊言。」

「歐，筱嵐，妳不應該這麼無禮，親愛的。」安小姐結巴地說。

宇修用手抓抓頭髮，這真像一場夢。「我真不懂妳在說什麼，」他終於開口。「上次我見到妳，妳才三歲大。」

「可是律師一定有通知你，我母親的遺囑——堅持要你當我的監護人——」

「貝絲死了？」他尖銳地問。

女孩點點頭。「三個月以前，反正我一年只和她見一、兩次面，實在很難會思念她。」

宇修轉身，心中湧起一股強烈的感傷，而今才明白內心深處，一直存著一絲希望之火，她會讓他重回她的生活之中。

他走向前門，視而不見地注視明亮的早晨，試著組織混亂的思潮，這個奇特的到訪是否是去年他收到一張怪信的解釋？來自另一個村落的一封親筆信，丈夫死後，貝絲一直住在那個村落裡，信上只說她相信他會遵守諾言，只要她有需要，不論何時、何地、何事，他都願意服務，信中沒有解釋，沒有友誼的字眼，也沒意味著這是他等待多年的機會。

這封信使他既生氣又渴望，最後是撕成兩半，努力拋在腦海外。自從戰爭結束，他離開海軍